

ERSHI SHIJI ZHUMING ZHAN



惊心动魄一百天

20世纪著名战争 / 马岛战争

潘玫 赵永彪 赵明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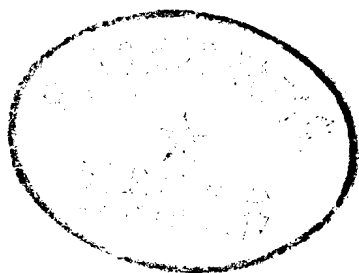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世纪著名战争/马岛战争

惊心动魄一百天

潘玫 赵勇彪 赵明生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1985.10 14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心动魄一百天:马岛战争/潘玫等著. -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1

ISBN 7-80137-310-3

I. 惊… II. 潘… III.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1982)
IV. 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9333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出版人:刘庆忠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颐航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10.25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310-3/I·023

定价: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电话:(010)62882626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乍起(1)

1. 无可奈何花落去。阿根廷擂响“罗萨里奥行动”的战鼓,马岛高扬蓝白旗。手持降表的英国人心不服口也不服:“这场战争我们名列第二,但从伤亡数字上看却是我们赢了。”

2.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一个由岩石和冰雪构成的荒岛,却让英阿两国垂涎三尺。这实在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你争我夺 1 个半世纪,唇枪舌战 17 个回合,可依旧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3. 玫瑰宫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阿根廷也出了个“巴顿将军”。为了无愧于这一美称,需要建立起像巴顿那样的丰功伟绩。于是,他左挑右捡,将目标瞄向了福克兰。

4. 阿根廷人急如星火,不愿再等 150 年;英国人慢慢吞吞,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一个“拖”字诀,将两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5. 山姆大叔应邀出马,却碰了个软钉子。里根显得有些无奈:“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但是似乎并未谈通。”

6. 一样的场景两样的心情,同为最心齐的一天,阿根廷人幸福得要发狂,英国人却难过得要寻死。

第二章 帝国反击(84)

1. “我们有一位铁的首相,她下了铁的决心,我们也要找一位铁的司令官。”然而,皇家海军今非昔比,雄风不再。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位“好动脑筋”的“海狼”,脱颖而出,战胜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出人意料地登上了

特混舰队司令的宝座。

2. 英国大反击，除了两个超级大国以外最大的一支特混舰队出航了。阿根廷人面带不屑的微笑：来吧，你有强大的舰队，我有火一样的人民。

3. 纵横捭阖，英国人发动了二战结束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场外交活动，结果 502 号决议通过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遭到挫折的阿根廷却在第三世界找到了同情和支持。

4. 马岛冲突给美国人出了一道难题。乔装打扮一番，山姆大叔再度粉墨登场。从不偏不倚到倒向英国，黑格弄了个灰头灰脸，美国扮演了一个坏的调停人。结果，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阿根廷，还有美国自己。

5. 南大西洋恶浪翻滚，乌云密布。为了找到正餐前的“一盘开胃的小菜”，英国人手持外科手术刀，紧紧钉住了南乔治亚岛。一场只有“一匹马参加的比赛”，吹响了“沉重打击的前奏”曲，战争这回是真的开始了。

第三章 连天烽火 (176)

1. 海空大封锁，英国人按动了“黑羚羊行动”的按钮，“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成了黑羚羊的美餐；以牙还牙，在加尔铁里“要报复”的吼叫声中，“谢菲尔德”号不幸喂饱了海底的鱼虾。

2. 冷静观察，德奎利亚尔瞅准时机，从幕后步入前台；阿根廷人识时务后退一步，扭扭捏捏走上谈判桌；王顾左右而言他，英国佬敷衍了事，心不在焉。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平的希望成为泡影，化作了登陆与抗登陆的弥漫硝烟。

3. 在不断的争论和修正中，名为“协同行动”的登陆作战计划如同难产的婴儿，几经周折，最后带着血腥在马岛面世，英国人迎来了一个心花怒放的时刻。

4. 黑鸟技逊一筹，但在与猎鹰的角逐中却不愿俯首就擒，甘拜下风。在炸弹小道和死亡胡同，阿根廷人与英国佬棋逢对手，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其情景“就像在婚礼中投掷五彩缤纷的纸屑一样壮观”。

5. 欢乐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在国庆节那天，阿根廷空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加尔铁里收到了一份来自空中的礼物：“英国第三艘航

目 录

空母舰”沉入海底。与战场上的生死较量互相呼应,一场宣传战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很自然地,新闻报道成了扩大战果的工具。

6. 英国人把夺取古斯格林当作了一个测试水温的温度计。紧接着,又在遥远的海湾给阿根廷人的脖子增加了一道锁链。阿根廷人不甘引颈就戮,拼死反抗。于是,“一个特别大胆的行动”使特混舰队遇到了自冲突爆发以来“最黑暗的日子”。

第四章 城下之盟 (270)

1. 得饶人处不饶人,撒切尔夫人自称不懂得“宽宏大量”,任何努力也不能阻止她对阿根廷人进行最后致命的一击。而曾经大话连篇的阿根廷,在英国人的步步紧逼下,却已丧失斗志,无心恋战了。

2. 英国人兵临城下,吹响了总攻斯坦利的号角。如同历史上所有精心构筑的任何防线一样,加尔铁里防线不堪一击,顷刻间土崩瓦解。

3. 似曾相识燕归来。米字旗在英国人胜利的欢呼和梅嫩德斯浑浊泪光的映衬下,得意洋洋地飘扬在斯坦利的上空。震撼世界的马岛战争结束了,但加尔铁里心服却口不服:恢复马岛主权的斗争并没有终止。

4. 硝烟散尽数英雄,烽火熄后论成败:太阳仍是那个太阳,月亮却不再是那个月亮。胜利使撒切尔赢得了暂时的声望,却没有让英国人重现昔日的辉煌;失败不仅使加尔铁里蒙受耻辱,也改变了阿根廷的政治面貌。人散曲未尽,余波久难平。鲜血和生命筑成的纪念碑,在无言地警示世人,昭告未来。

第一章

风云乍起



守卫在马岛上的士兵严阵以待

1. 无可奈何花落去。阿根廷播响“罗萨里奥行动”的战鼓，马岛高扬蓝白旗。手持降表的英国人心不服口也不服：“这场战争我们名列第二，但从伤亡数字上看却是我们赢了。”

19 82年4月1日夜，黑暗和寒冷笼罩着初冬季节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浪拍击着海岸，潮湿而冰冷的海风吹拂着光秃秃、黑黝黝的群岛，使这片位于大西洋南端、远离美洲大陆的群岛显得格外寂静和神秘。

但是，战争的阴云已在群岛的上空弥漫。

此时，驻守在岛上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已按照命令完成了防御部署。而在离这里不远的海面上，阿根廷两栖突击部队，正在夜色的掩护下，向群岛逼近。

4月2日凌晨，阿根廷军队的登陆作战按预期打响了。

在离马尔维纳斯群岛首府斯坦利港不远的彭布罗克角的海滩上，脸上全都涂成了黑色的一支蛙人小分队，头戴奇特的帽子，身着新氯丁橡胶服装，目戴潜水镜，正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海中爬上沙滩，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

这些打扮怪异的蛙人，就是这次登陆的尖兵。

说起蛙人的来历，应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3年，一支意大利水兵小组袭击了停泊在亚历山大的英国舰队，他们脚上带的脚蹼使他们得到了蛙人这个著名的称号。蛙人在战斗中独特的作用引起了军事家的兴趣。于是，美国和它的发明者意大利人很快建立起了蛙人部队。

战术蛙人就是这样诞生的。其使命是探明登陆海滩，排除障碍，查清岸上的布雷区，当然也会进行偷袭，给敌人制造混乱。他们

经常使用的武器是匕首,但也使用其他各种类型的兵器,包括最先进的武器到能悄悄击中目标的中世纪的弓弩。

阿根廷的战术蛙人组建于1952年。能够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能适应各种水下活动的强壮身体,是战术蛙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经过严格的挑选之后,他们还须经过一年紧张的训练,以掌握安置和排除爆炸物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学习内容。他们还要学习占领或为登陆创造条件的专门技能。他们受过严格的潜水训练,因此有人称他们是水下宇航员。他们备有能在黑暗中看见前进道路的便携式红外线装置,所以能在夜间非常自由地行动。他们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因为他们不仅是潜水员,还是优秀的伞兵和出色的狙击手。

这支队伍信奉的格言是:“上帝,我向你祈求胜利和回家。但是,如果你只能赐我一样东西,愿它就是胜利。”

4月1日23点30分,战术蛙人登上马岛,为大部队开路。

几个小时之后,900名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跳出两栖运输车,第一次踏上群岛的岩石,马岛就要回到阿根廷的怀抱了。

此时,海上寒气袭人,可是900名突击队战士并不感到寒冷。他们很快控制了附近地区。远处,在汹涌的波涛上,露出了“圣安东尼奥上士”号军舰模糊的侧影。这艘军舰在5天的漫长航程里把他们从遥远的大陆运送到目的地,目标是夺取群岛。

这样的旅行怎会令人忘怀呢?设计载员220人的“圣安东尼奥上士”号竟挤满了900多人。然而这已成为历史,现在他们该向前进发了。他们开始在陆地上散开行进。海岸和波涛很快就甩在了他们的身后。

在他们的耳边还不时响着海军少将布塞尔激昂的声音:“明天,你们将是胜利者。明天,我们将向全世界显示阿根廷军队在战争中是英勇的,在胜利时是自豪的。愿上帝保佑你们。”

部队成半圆形队形,向距离登陆地点8公里的斯坦利港前

进。主要目标是已被无数次瞄准的地方：机场、皇家海军陆战队兵营、总督府和广播电台。

他们开始时以为，马尔维纳斯岛上谁也不知道阿根廷人的行动。但是，到达机场的小组发现，跑道上布满了烂木头、石块、废铁等障碍物。这说明英国人对可能的登陆已有所准备。

突击队立即开始清理机场，并迅速用电台通知空军第9旅的C-130飞机可以起飞，以便把更多的士兵运到这个岛上。

与此同时，阿根廷“五月二十五”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仍在继续将部队源源不断地运到岸上。

暂时抛开阿根廷人的登陆不提，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这场战争的另一方，看看英国人此时正在忙些什么呢？

3月31日，早饭后，莱克斯·亨特总督从来自伦敦的消息中获悉，阿根廷的一艘潜艇正在驶向他的群岛，他立即召见了驻岛最高军事指挥官——陆战队的两名少校——刚刚卸任的加里·努特和刚刚上任的迈克·诺曼，与他们商讨如何部署数量有限的警卫部队。

总督和他的两名司令官对形势作了认真的研究后一致认为，这只不过是阿根廷人搞的一次小小的挑衅活动，完全不必对那艘潜艇担心。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根据计划，他们派出4名陆战队员，分别配置在潘布鲁克角灯塔和塞波山顶，担任观察哨。

他们推测潜艇将在这两个观察哨之间的地段出现。而一旦发现它，便立即向由5名陆战队员和两辆越野吉普车组成的反击小组报告。反击小组一接到报告，便迅速赶往出事地点，逮捕那些登陆的阿根廷人。

在英国人看来，该计划万无一失。

在军官们按照计划分头部署后，总督大人仍坐在那里遐想：“还是应该客气点。也许会在海滩上发生一点儿小小的摩擦，但是，

我们不应该失掉我们的绅士风度。我们可以在一起喝杯雪利酒，然后对他们说：走吧，别再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分手。”

总督脸上挂着笑容，沉浸在戏剧性情节的想象之中。他把手中的酒杯向前一送，旋即收回，凑向自己的唇边，极优雅地呷了一小口。

这一天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哨兵们望穿了双眼，也没有看到阿根廷潜艇的踪影。

4月1日下午，即阿根廷第一支部队登陆前13小时，英国外交部发来的电报说：一支规模可观的海军编队正在驶向该岛。如果该编队不改变航向，那么总督先生就不得不在次日凌晨接待那些不速之客了。电报最后祝总督先生及他管辖下的岛民们好运。

这真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总督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知道，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的运气了。战争如果真的发生，仅靠70多名陆战队员的抵抗是不能给他带来太好的运气的。除非上帝帮忙，但上帝又在哪里呢？

亨特用无线电召来两位少校，给他们看了最新收到的电报，语气有些沉重地说：“看来这帮家伙真要动手了。”

于是，总督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慌和忙乱。亨特和他的十几个部下聚集在客厅里，对着刚从伦敦发来的灾难性消息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

晚上7点30分，福克兰电台像往常一样，开始播送晚上的节目。岛上很少有人不听这个电台的广播，因为它不仅是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也是沟通斯坦利港与达尔文港、古斯格林、圣卡洛斯以及群岛其他地方居民的重要渠道。

这个电台负责转播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节目的重要内容，但主要还是播送与岛上生活有关的琐事，然后便是无休无止的听众点播节目。

但这个晚上，节目却有了一些变化。在开始曲之后，广播了一

则消息,宣布总督将在8点15分宣读一份重要公告。

整个群岛的人都在猜测,一定有重大事件发生了,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焦急地等待着。

8点15分,电台的加拿大籍播音员斯莫尔伍德的声音准时传来:“听众们,请注意收听总督的讲话。”

“晚上好!我愿就英国政府和阿根廷政府之间福克兰群岛(英国人称马岛为福克兰群岛)争端一事的现状在此发表公告。我们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可能发生的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召开紧急会议。我尚不知道这个会议是否能在今天召开,但我们的发言人已授权对下述各点发表声明。”

亨特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阿根廷武装部队正准备在福克兰岛登陆。”“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已命令皇家海军陆战队处于待命状态。我现在要求福克兰群岛民防部队的所有人员立即到训练厅报到。今晚他们将在城镇所有关键部门担任值班警戒。学校明天停课。广播电台将通宵工作,除非另有通知。如果阿根廷政府无视安理会的维护和平的要求,我将不得不在明天黎明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只要得到任何需要通告的消息,我将立即用广播向各位报告。但同时,我恳切地要求大家保持镇静,不要上街,特别不要到机场附近的街道上去。请大家呆在家里,不要用游行示威的行动给保安部队增添麻烦,更不要毁坏阿根廷人的财产,因为这样做只会对他们有利,只会成为他们在岛上登陆的借口。因此,请不要以你们自己的感情来取代法律。让来访者看看,我们是有责任感,遵守法律和坚定果断的公民。我将随时向你们通告我所得到的进一步的消息。”

在一段停顿之后,电台台长瓦茨开始讲话。他说,由于“这里的局势十分严重”,电台将通宵广播。斯莫尔伍德在他讲完后接过话筒,语气仍不失往日的幽默:

“好了,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惊慌。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

凌晨3点30分,阿根廷人不会来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伦敦通知亨特,美国总统里根亲自打电话给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敦促他停止行动,但遭到拒绝。登陆已经无法避免了。

亨特又来到广播电台,向全岛居民公布了这则消息。

他说:“对这种非法登上本岛的行为,我们必须进行抵抗。”

战争的乌云突然笼罩在福克兰上空,这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岛上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凌晨4点15分,亨特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称:“街上发现任何人立即逮捕。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和福克兰群岛防卫部队的士气异常高涨,作为他们的总司令我感到自豪。”

问题是,海军陆战队果真能够阻止阿根廷人的登陆吗?

俗话说蚂蚁多了可踩死象,唾沫多了能淹死人。如今,英国人便落到了这般难堪的境地。更要命的是他们对敌人的行动一无所知。他们对敌人从哪里和怎样登陆,除了猜测别无他法。正如得到的命令上所說的,他们只能“相机行事”,“随机应变”。没办法,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于是,英国驻马岛的第一线防御部队部署在一个俯瞰约克湾的阵地上。说是部队,其实只有两个人:海军陆战队员威尔考克斯和米尔恩。此时,两人正隐蔽在起伏的沙丘中,在他们的下面是一片海滩,代号为紫滩。

预计阿根廷的首批登陆部队将于黎明前在此登陆。因此命令要求他们必须给阿根廷人以“迎头痛击”,将他们揍得“鼻青脸肿”,让他们吃点苦头。为此,给他们配备了一挺机枪。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弹却少得可怜,只有区区800发。按照要求,一旦这些子弹打光后,他们就应撤退。

计划是一回事,但严峻的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他俩都明白,如果阿根廷人果真在此登陆,他们要想全身而退,除非有奇迹发生。米尔恩当时“吓得连屎都拉不出来”,因为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

够撤离”。威尔考克斯也说：“当时我们觉得只有死路一条。”

并非只有他俩抱着这种悲观的想法。走马上任才 24 小时的英国驻军最高指挥官诺曼少校知道，他的 68 名陆战队员在人数上寡不敌众，在火力上更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即便是每人都有三头六臂，也双拳难敌四手。战斗一旦开始，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所有人都记得诺曼少校最后的一句话：“记住，你们不是为福克兰而战，是为你们自己而战。”

也许觉得这样未战先怯有失皇家军官的身份，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绝不投降，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投降的记录，我们也从未受过这种训练。”

按照部署，德夫下士和他的 5 名陆战队员奉命在机场旁掘壕据守，准备用步枪对任何企图着陆的直升机猛烈射击。他们得到的命令与米尔恩的一样：在最后时刻撤离到斯坦利。

在通往斯坦利的道路沿线还有 4 个防区，每防区 6 个人。

斯坦利的总督府是英国人最后的据点。就景物而言，总督府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其北有成列的窗户可以俯瞰经过精心布置的花园、通向斯坦利的大道及蔚蓝的大海。

不过从军事角度看，总督府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原因是它不利于防守而有利于进攻。亨特本人就认为，要守卫这个地方是十足愚蠢的妄想。但从政治上来说，总督府是英国统治此岛的象征，是岛上最该守住的地方，就好像白金汉宫一样，必须守卫，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总督先生打算用他的手枪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但当他准备把自己武装起来时，突然发现他的武器已被司机兼管家邦纳征用了。这位老兄将自己部署在总督平时放置钓鱼竿和高尔夫球杆的储藏室，从那里的窗户向外望去，旗杆上的英国国旗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日落时降下来，仍在旗杆上迎风飘扬。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要把“第一个敢于降下英国国旗的阿根廷人送去见阎王”。

没办法，亨特只好使用一支 9 毫米口径的自动步枪，由陆战队

员替他上好子弹。他花了大半夜的时间练习装填和击发,但到最后仍然不得要领。

这一天晚上,对于总督而言,实在可以说是度时如年,时钟的“嘀嗒”声就像是丧钟,在残酷地敲击着他的心灵。

“一切全靠你自己了!”这是亨特收到的来自伦敦最后一封电报的内容,总督简直要被他肩上的担子给压垮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在等待最后的判决到来时,诺曼少校变得十分急躁。凌晨4点30分,他在离总督府最近的制高点——瞭望岩上极不耐烦地等待着。

此刻,除了等待,他什么也干不了,而这正是让他心烦意乱的原因。

在焦急的等待之中,他似乎听到南面2英里外的墨立格利克方向有飞机的轰鸣声。

清晨5点15分,情报来了。索利斯驾驶的“森林”号上的雷达捕捉到了3艘大型舰只,正向斯坦利方向驶来。正在潘布鲁克灯塔上瞭望的哨兵报告说,他已准确无误地看到阿根廷舰队巨大的身影。

在总督府,亨特再次摇起电话,接通广播电台,向全岛宣布:阿根廷的舰队近在眼前,入侵已迫在眉睫。

约在4点30分,阿根廷直升机在墨立格利克着陆,载来第一批特种突击队员。他们一色黑衣,悄悄向北,绕过塞波山和陆战队员的哨位,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目标是总督府;一路向西,目标是穆迪布洛克兵营。清晨6点08分,这支部队的攻击开始了。

第一声爆炸是从穆迪布洛克兵营传出的,枪声和爆炸声传到数英里外。

仍在瞭望岩的诺曼立即明白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阿根廷

人从南面远处登陆，迂回了他的防线，现在他们可以长驱直入，直取总督府。他命令守卫机场和分布在其他地方的陆战队员立即撤到总督府，随后他自己便匆匆赶去。

电台正在播送总督的讲话：“你们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枪声，一些杂乱的枪声。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看来第一艘舰现在正试图穿过海峡进入港湾，并且……可能要来占领总督府。只要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就将不断地告诉你们最新消息。”

诺曼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总督府，发现这里已是弹雨横飞。阿根廷突击队在完成了他们在穆迪布洛克的任务后也已到达总督府，一场猛烈的进攻开始了。

从屋后山梁上射来一阵阵密集的子弹。作战室中的人一个个趴在地板上。总督的译电员韦尔斯企图钻到沙发底下，但由于块头太大，只好和亨特一起钻到桌子底下避难。

总督紧握自动步枪，准备向任何闯进来的人开枪，心里却在嘀咕：“妈的，但愿不是自己人，我就担心打错人。”

总督的首席秘书贝克趴在地板上，瞪大眼睛向外看着，满脑子却在转着稀奇古怪的念头：“妈的，这身西服算是糟蹋了，这可是去年回国时在伦敦专门订做的。家中的壁炉肯定烧得很暖和，现在要是能喝上一杯热牛奶就好了。”这也难怪，时已初冬，趴在冰冷的地面上确实不太舒服。

在紫滩，威尔考克斯和米尔恩紧张不安地注视着一艘大舰慢慢朝他们驶来。但这艘军舰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停泊在紫滩附近的海面上，而是继续沿着海岸前进。他们本来打算向它开火，可是手下的那挺机枪没有三脚支架，因而射程不够。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消失在视线外。随后他们听到该舰的主机停车。

不好，阿根廷人一定是要在附近的橙滩登陆，而那里是一片毫无防御的滩头。一旦对方实现了企图，那么他们的退路将被切断。

于是他们决定立即撤离。

他们骑上摩托车飞快地越过沙丘驶往机场。这时德夫下士和他的小组已经撤离，一路上不见人影。当他们拼命赶到总督府附近时，听到有人用英语喊道：“亨特先生，你是个明白人。你被包围了，跑不了啦，举手出来吧！”

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回答：“滚你的蛋，狗杂种！”接着便是冲锋枪喷射出的一长串火舌。

煮熟的鸭子飞不了，总督府已成囊中之物，因此阿根廷人并不急于进攻。总督府里，英国人的士气已明显低落下来。对于英国人而言，由于双方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抵抗显然持续不了多久。瓦茨问亨特，是否准备投降。

“我们再等等看……不，我们不准备投降，我在抵抗……如果有什么人准备来找我，跟我谈判，我可以让他们来。但是我决不会出去找他们谈，或者向他们投降，我们就呆在这里。我们被牵制在这里……无法移动。”

瓦茨：“干得好，阁下。谢谢你，再见。那么，各位已经听到了总督的充满勇气的讲话。我们全都同意。我从未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我曾向各位说过他们不会的。但是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问题是他们已经来这儿了。”

此时，阿根廷人可以稳稳当当地坐在英国人的射程外用大炮将总督府夷为平地，抵抗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伴随着爆炸声，阿根廷人劝降的声音仍然比较清晰地传入室内：“英国人，你们必须明白你们当前的处境，继续抵抗是徒劳的。我们不想制造流血事件。但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英国殖民统治者们，为了防止流血，为了福克兰群岛上居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了他们的孩子，你们赶快投降吧，现在已别无选择了。”